

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傳十六

隋襄州禪居寺岑閣黎傳十七

隋丹陽天保寺通閣黎傳十八

隋京師凝觀寺釋法慶傳十九單道琮

隋益州天勅山釋德山傳二十旭上

唐京師法海寺釋法通傳二十一

隋荊州青溪山釋道悅傳二十二

隋荊州內華寺釋慧耀傳二十三

唐荊州開聖寺釋慧因傳二十四

唐巴陵顯安寺釋法施傳二十五

唐初蜀川沙門釋慧岸傳二十六

唐初荊州開聖寺釋法運傳二十七

唐幽州北狄帝示階沙門傳二十八

隋東嶽沙門釋道辯傳二十九神辯

隋益州建明寺釋慧琳傳三十

隋京師救度寺釋洪滿傳三十一

唐箕州護明寺釋智顯傳三十二

唐蘇州常樂寺釋法聰傳三十三

唐代州昭果寺釋僧明傳三十四

唐代州五臺山釋明隱傳三十五

唐代州五臺山釋法空傳三十六

唐京師定水寺釋明濬傳三十七

唐京師普光寺釋明解傳三十八宋尚禮

唐兗州法集寺釋法冲傳三十九

承四

二

釋僧安不知何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号
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
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
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
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
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
年雌雉應生在此徑至一家遥喚雌雉一女
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
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荅曰見其初
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為
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
為講涅槃聞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泐

然不解于時始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咸聽
歎其宿習因斯躬勸從學者衆矣

香閣黎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
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
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曾
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例坐已了香令

人於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
恒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為衆須食一頓諸
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識者怪之
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介汚地及至
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
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鵝

承四

三

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辛殺迄今酒肉
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別駕羅研朝
梁誌公謂曰益州香貴賤荅曰甚賤初不謂
是人也誌曰既為人所賤何為久留研亦不
測此語為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指青城香
閣梨乎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

說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
開止見几杖而已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慈道人姓楊氏勤讀
誦四十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
露置繩床授被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巨
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僧以為

常弗之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
而不出者不畜侍人僉議不出祇是入定不
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盛盡壁廊倒旦共往視
試撥椽被一無所見唯繩床坐褥存焉

釋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
出沒時有預知号為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

郫人與王厚便欲反時有告者王未信之至
旦郫兵果至王厚者為主在城西大街方床
大坐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從城西遺糞而
走至盤陀塔棄靴而迴衆怪之而莫測也又
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操筆作州
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為吉也擇日

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尅之時趙王據西門樓
令精兵三千騎往始交即退隨後殺之至盤
陀斬耶兵千餘為京觀今塔東特高者是於
後方驗度戴皮相皮耶聲同遺糞而走散於
塔地所言州度徒各反即斫頭目前取驗定
後人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釋衛元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為亡名法師
弟子聰穎不偶嘗以夜靜侍傍曰世人洵洵
貴耳賤目即知皂白其可得哉名曰汝欲名
聲若不伴狂不可得也嵩心然之遂伴狂漫
走人遂成羣觸物擗詠周歷二十餘年亡名
入關移任野安自制琴聲為天女怨心風弄

承四

四

亦有傳其聲者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
懷欲遊上京與國士抗對兄意如何兄曰當
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所知自取折辱
荅曰彼多讀書自為文什至於天才大略非
其分也兄但聽看即輕尔造關為無過所乃
著俗服關中却迴防者執之嵩詐曰我是長

安于長公家人欲逃往蜀耳關家迭送至京
于公曾在蜀忽得相見與之交遊貴勝名士
靡所不詣即上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
其言又與道士張賓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
便行屏削嵩又制千字詩即龍首青煙起長
安一代丘是也並符讖緯事後曉之隋開皇

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蘇云見閻羅王問
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為司命上士
王曰若然錯追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
荅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王曰
可往看汝武帝去一吏引至一處門窻椽瓦
並是鐵作於鐵窻中見一人極瘦身作鐵色

著鐵枷鎖祈見位曰大家何因苦困乃尔荅
曰我大遭苦困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是快
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荅曰汝不知耶
我以信衛元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
大家何不往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任之然
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無不見若其朝

承四

五

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間人爲元
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祈蘇
不忘冥事勸起福助云

釋尚圓姓陳廣漢洛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
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姝女或歌或哭
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
形即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
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作諸變現龍
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
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
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任聽我一言諸
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
自尔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值梁覆擾圓
行至蜀所有痛惱因之護衛年八十一終所
任治城今已摩滅

釋法行者不知何人即論法師之神足也論
本任玉泉煬帝隆重見於別傳行性素不倫
言多卓異或居山谷時入市廛每往清溪路

由覆船頂見泉流茂木乃顧曰十年之後當
有大福慧人營構伽藍及智者來儀果成先
告又嘗往當陽城執竹弓射之後有山賊圍
城如所前相然每出異言云梁休各宣帝惡
之令追將戮隨使至焉抗不前曰吾償命於
此地尋有使至隨致命盡遂斬之而無有血
臨終說諸要偈辭理切附不可具載皆述業
報不可逃避及戮訖遠巡間屍靈遂失僕射
蕭瑀行至四望山因禪師所爲宣帝懺曰先
人殺聖人罪者禮悔之餘願爲及也傳曰以
爲後梁纘曆勢不超挺孤守一城傍被禦衛
有何榮荷隨妄造愆故斬聖人望延厚祿所
謂前望失於後途不久追入流離關壤無辜
之責誠不可欺

釋道穆松滋人性愛山林初入荊州神山將
事巖隱感迅雷烈風震山折木神蛇繞床羣
虎縱吼穆心安泰然都無外想七日一定蛇
虎方隱方登山遠眺其山東依浚壑西顧深

承四

六

流有終焉之志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也來請受戒及施法式諸毒潛亡祭祀絕於羶辛祈禱應時雲雨如此衛候不一例可知也居山三十餘載名聲及遠遊遁之實咸歸竭請沙門則僧展僧安高士則劉虬車綴叙言命的無爽風聲梁湘東王蕭繹欽德經過於挂錫之所建臺一區立碑叙胤簡文爲頌立碑在於山頂及穆將終欣於觀遠乃行至山峯而卒春秋七十矣

釋智曠姓王本族太原中居徐部厥考後任荊州新豐縣母初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太清初喪亂無像元帝當辟曠少勇壯招募壯士隨軍東行未幾淪陷深悟虛假遂不婚娶專求離俗初值巾褐誘以神仙先受符籙次陳章醮便問此術能致道乎荅曰籙既護身章亦招貨曠曰斯乃保茲苦器便名道耶又請度世法乃示斷粒必到玉清七日便飛至期

不應道士曰介猶飲水致無有赴次更七日口絕水飲道士又曰介夜尚眠致無感耳又更七日常坐不卧三期屢滿靡尅昇天而氣力休強遠近驚異後值高僧授戒爲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曠曰介家塚內棺枕古井移墳開甃必獲襮

承四

七

焉因即隨言瞽者見道請求剝落衆咸憚之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澗有古鐘可掘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爲詭惑鞭背百下無慘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尚方有力者試以八尺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既無撓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絕食十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委分身梁宣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剝落進戒以後頭陀州北四望山去此地福德方安天子去城六十猛獸所屯初止以後駝

弭床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奄成華寺後宣明二年平顯二陵皆在寺前驗於往矣至於梁元覆敗王琳上迫後梁國移並預表薊有一宰鴨而為齋者鴨神夜告便曰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介便斷曾度夏水徒侶數十欲住不可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濟水誠以勿傳又於咸陽造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離弋僧告曠知惻荅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出牛母無他因執爐呵誠犢子疾當償報何恥生乎應言便出故神異冥微不可備載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望開聖寺春秋七十有五自剋終期天香滿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未云二年預云終事示如胛痛問律師曰阿那含人亦有疾不未荅間白云報身法然及遷神後手屈三指仁壽元年永濟寺僧法貴死而又蘇見閻羅王

放還正值曠乘宮殿自空直下罪人喜曰三果聖僧來救我等所造八寺咸有靈奇或涌飛泉時降佛跡隨慧日道場法論備見若人為之碑頌廣彰德行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眾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蹈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還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為常擊汝汝可自渡水便取巴蕉葉搭水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眾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楫乃捉舩舷直介渡水不顧而去即令尋逐莫測所往釋童進姓李綿州人昔周出家不拘禮度唯樂飲酒謂人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遺尿臭穢眾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

識會周武東征云須毒藥勅瀘州營造置監吏力科獠採藥蝮頭鐵狸鬻根大蜂野葛鴉羽等數十種釀以鐵釜藥成著皮衣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尔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穿便死童進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飲一盃豈非酒士進曰得一升解醒亦要官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便取鐵杓於藥釜中取一杓飲之言謔自若都不為患道士等聞皆來看進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此乃故殺人何得無罪進曰無所苦藥進自飲有誰相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卧方石上俄尔遺尿所著石皆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

承四

六

尔後飲酒更多食亦逾倍隋初得度配等行寺抱疾月餘而終年九十餘弟子檀越等終後檢校衣服床褥皆香絕無酒氣富上者莫測何人恒依益州淨德寺宿埋一大笠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施有擲錢者亦不呪願每於靜路不入鬧中

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為答曰一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為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伴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以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為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富曰欲相試耳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即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官歷三代大與眾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即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辭歎曰毛中有人不可輕慢尔後不見益州人前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笠路側顏狀如常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昔在俗是隨高下狗騎與伴三人鬻力相似而時所忌帝深慮以事除之作兩裏餅啗一餅裏一具生鹿角一餅裏五升鹽俱賜食之並盡其噉鹽者出至朝堂腹裂而死恭噉鹿角全無所覺厭俗出家住會善寺其力若神不可當者曾與超化

寺爭地彼多召無賴者百餘人來奪會善秋苗衆咸憂惱恭曰勿愁獨詣超化脫其大鍾塞孔以乾飯六升投中水和可噉一手承底一手取噉須臾並盡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轉者恭獨拈之如小土塊遠擲于地超化既見一時驚走又隋末賊起周行抄掠先告寺曰

承四

十

明當兵至可辦食具并大猪一頭寺無力制隨言爲辦至時列坐鋪奠食具恭不忍斯負拄杖會所與賊言議賊先讓食恭乃鋪餅數十安猪裹之從頭咬拉須臾並盡賊衆驚伏恭召爲護寺檀越羣賊然之故會善一寺隋唐交軍絕賊往來恭之力也又曾山行虎猪

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便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斯氣力也說多難信而實有之恭戒潔貞嚴常依衆食所噉如恒人一食有值機候便噉二百人料衆但深訝莫知其所由武德五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五時會善有客遊沙弥口作吳語厨下然火乾竹大如臂兩指折而燒之恭時惟訝亦以指折而不得沙弥出後恭抱厨柱起以沙弥衣置磔上柱壓之沙弥來求衣不得見在柱下欲取不得恭笑爲捧柱取衣此亦難可思者

釋法進蜀中新繁人在俗精進不敢辛腥在田農作以鐮刃爲鍾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便飲水而已所犁田地不損虫蟻一時尚空中聲曰進闌梨出家時到如是四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不居寺舍時隋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參軍郁九間長卿往便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

承四

十一

不來當申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卿出郭門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境率天請弥勒佛亦望得何況山中道人有何不來初至吉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蹲命人射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襪上山長卿命住為伴餘從並留步至寺所召入至床又見虎在床下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荅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貧道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即與同見王入內受戒即日辭出所獲觀施一無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召入城王遙見即禮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為苦相惱亂作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為地主應善問訊何為訶責進曰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名弘教進不畏死責過何嫌

乎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床鹿餅而已乃至妃姬受戒但責放逸不念無常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摠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有時與僧出山赴食歎余而笑人問其故曰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及還果如所說斯事非一旦述之耳初王門師慈藏者為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加捶僧眾苦之而為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為救濟荅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造藏房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尔亦大力也還返入房蜀人以大甚為大力自此藏便息言僧由此安以開皇中卒山年九十六

釋道幽代州耆闍寺僧善解經論仁壽中於寺講姿伽波若并論聽眾百餘人日午坐繩床如睡見一天人殊為偉異自云我是釋提桓因故來奉請在天講經初聞介介情不許

承四

十一

之以畏死荅云為造佛堂未成事有不可眠覺向侍者如法師述之如曰此事罕逢人生終死死時不知何道今得生天則勝人也開通法利天解勝人何得不往佛堂事中功德不足及言幽從之不久又如前夢依如天請天帝乃以少香注幽手中尅時來迎及覺見掌中有香氣熏一寺自後如前說法下講至廊下床上諸僧遙見香煙充滿床側驚怪來看幽執香爐正念蟬蛻而去于時寺外道俗望見雲氣從寺而出如一段雲騰空直上飄飄而沒

釋慧聰姓王出家已後遊行齋講手不釋卷尋經旨趣心自欣躍苦形節食行知足行自云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四眾尚得六根清淨我何為不禮諸佛世尊即於別院閉門常禮万五千佛依經自唱一一禮之寺僧怪其所作於壁隙伺之見禮拜頭下天龍八部等亦頭下數數非一諸

人來其院者無不心戰走出恒聞異香蔚蔚亦及死在貞觀年中院絕人往每夜常聞彈指禮拜行道等相

襄州禪居寺岑闍梨者未詳何人住寺禪念為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將坩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

承四

十三

坩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坩亦空竭明日復亦在寺解齋將篤坩就厨請粥三升仍拄杖頭入眾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鰲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塌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聊必是犬殺使告責犬大便銜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嚙衣及箱以告於岑岑摠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嚙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今為寺貧便於講堂東北白馬泉下濼中迂

記某處爲厨庫某處爲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闢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丹楊通閣梨者住天保寺唐貞觀末年已八

十氣力休健儀容率素常服納衣衣厚一寸綫如指大以用絨納極清潔誦法華經市中乞食所得不異流俗得錢財修補寺舍其寺大堂梁時所立朱砂汗灑塗之極厚唐初善禪師鍍大銅像須水銀就梁刮取所用充足餘趾猶赤是知昔人爲福竭於所責不以爲

舜如不用者昔物何在其寺基郭補修所須云有古鎮國金可取治護乃於寺北四十步依言掘得十斤用盡得三十斤便曰地下大有更取殺人於是便止後輒自營土窟於寺北擬終事時未之驗也不久告僧云尋常命終須有付囑引諸財物指訂囑授極有分明

經三日而神氣爽健而云將去忽不知所在便就窟視之門已塞開一小孔在土撮卧氣已終矣年九十餘

京師西北有廢疑觀寺有夾紵立釋迦舉高丈六儀相超異屢放光明隋開皇三年寺僧法慶所造捨塑纔了未加漆布而慶忽終同

取四

十四

日寶昌寺僧大智又終經三日蘇說云初去飄飄若乘風雨可行百里乃見宮殿人物華綺非常又見一人似若王者左右儀仗甚有威雄頃間見慶來而面有憂色又見大像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了何爲令死其人遽而下殿拜訖呼階下人曰慶合死未答云命未

盡而食盡彼曰可給荷葉而終其福壽言已失像及慶所在時即問疑觀寺僧云慶公死來三日所造丈六一夕亦失達曙方見時共嗟怪言詳未訖人報云慶蘇活衆咸往問與大智說同自尔旦旦解齋進荷葉六枚中食八枚凡欲食時先以煖水沃令更濕方食之

周流遠近率諸士女以成其像依像懺禮無爽晨昏以大業初卒春秋七十六近如雍州渭南人單道琮者云永徽五年因患風儀容改異羞後味諸飲食咸是唯噉土飲水時俗命爲人壇今周行告乞可年四十餘

釋德山姓山氏莫測何人忽棄妻子入山修

道鬚髮不暇削衣食不暇給唯息緣靜念爲得性也人莫知其觀行視其相狀如得定者時遊化竹林龍池開悟道俗以清簡爲本每云煩亂之法道俗同弊故政煩則國亂心煩則意亂水清則魚石可見神清則想倒可識學清簡者尚自誼煩況在亂使焉可道哉後

承四

十五

入馬鞍山每多毒蛇噬人必死然山來往都不爲害諸餘僮侍晨夕所行一無所懼曾蹋被嚙山以水洗之尋尔還復後還天勅山夏坐樹下人來山所逢虎追逐便入繩床下虎躡床前山曰床下佛子肉味可勝貧道耶即脫衣以施虎屈起而永去後其小子於山訪

獲山曰尔來何爲曰久不奉見生死不知故來定省山曰汝去各自覓活更來與杖去後數年又來山取杖欲捶之見却住曰闍梨遇兒如他人他人可受打耶山大笑曰吾不打尔者必更來敗我道意遂長去山年九十餘終於山谷舍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許人少居草堂唯以禪誦爲業餘無所營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閑者而旭端坐竹林泊然寂想瓶水自溢爐香自然諸人城西看了相從衆之旭儼然不動等同金石三日之後方復如常四衆敬而異之故觀如朝日之初出同共日之爲旭上也年九十八釋法通姓關京北鄆人小出家極羸弱隨風偃仆似任羅綺由是同侶頗輕之通輒流淚一朝對觀音像慨慷曰通聞菩薩聖鑒所願尅從乞垂提誘免斯輕侮因斯誦觀音經晝夜不捨後歲餘歸本生覲母旦食訖假寐於

庭樹下少間口中涎沫流彼向有三升母以爲物忤遽呼覺問何事如此通曰向見有人遺三驢馱筋通馱始一驢孃呼遂覺餘二失之自亦覺身力雄勇肌膚堅韌密舉大木石不以爲重寺有僧戡者膂力之最通竊取袈裟安在柱下戡初不見謂是神鬼所爲通笑

爲舉梁抽取戡大駭服有大石曰重五百餘斤通於南山負來供僧用今見在貯水施禽鳥隋高祖重之有西蕃貢一人云大壯在北門試相撲無得者帝頗惡之云大隋國無有健者召通來令相撲通曰何處出家人爲此事必知氣力把手即知便喚彼來通任其把

承四

十六

捉其人努力把捉通都不以爲懷至通後捉摠攬兩手急搦一時血出外憤彼即蟠卧在地乞命通放之曰我不敢殺捉恐你手碎去於是大伏舉朝稱慶京邑弄力者聞而造之通爲把豆麥便碎倒曳車牛却行當時壯士命爲天力士也煬帝末避亂隱南山乃負一

具磴并犢子大神通也未幾丁母憂出山歸葬事了返山雖力兼百夫未曾忤物精誠節約時輩推之以武德初卒春秋五十六

釋道悅姓張荊州昭丘人十二於玉泉寺出家受戒安貧苦節尤能持念大品法花常誦爲業隨有經戒日誦一卷人並異之初智者

入於玉泉未有鐘磬於泉源所獲怪石一片懸而擊之聲響清徹悅於此寺每誦卷通扣磬一下聞者肅然且其誦聲如清流激韻聽者忘疲所以幽明往者屢有祥感一時患水腹脹如鼓更無餘求唯念般若一夜正誦經次腹忽如裂水出滂流及試手尋供腫頓消

病忽失所斯所謂轉障輕受者也昔朱粲賊擾唯悅守山盜來求減以惠給餘更重取責而不熟慙而返之他日又來將加害命悅坐地不動曰害吾止此吾欲自見寺舍取盡遂放令引路行數步又坐曰吾沙門也非引路之人浮幻形骸任從白刃賊奇其高尚也送

承四

十七

還本寺悅一生不衣蠶衣唯服麻布漢陽王至山觀悅風儀秀眉蘊服請受戒品又遺厚供一無所受王作大布三衣一襲以奉之因問何不著繒帛耶荅曰蠶衣損命乖忍辱之名布服儉素表慈悲之相王曰仲由不恥夫子見稱沙門慈忍固其然也悅步影而食少羞虛嗽食留一分以資飛走沉咏之屬故慈善所重或飛來肩上或浮伯手中雖衣弊服而絕無蚤虱時又巡村乞虱養之誠勿令殺悅居山五十餘年春秋七十二矣終於巖所永徽中有人於青溪見一僧擎錫跣足自云般若師言已不見然生存常誦般若故人咸号焉

釋慧耀姓岐襄陽人少沉密訥言敏行人共重之受具後歷遊訪道至鄭川命師所又往衡岳思師所咸伏膺請益觀用清明思公於衆曰公於實相觀善有玄趣居山數年值思長往欲絕迹武當以希素尚行至巴丘曰此

地禪律罕聞可隨行化有僧度導因道懿法師聞志焉相携西上居導因寺積十四年不出戶庭惟味禪靜及智顛返鄉歎爲故鄉不乏賢友足爲模楷遺法也因是道俗稍來禮謁耀杜門密行不偶時俗以仁壽二年暮告人曰吾不願惱此衆僧欲往內華寺可以閑放衆固留不許至三年二月有疾見思命二師來迎至三月六日跏坐直身而卒年七十九遂葬於內華末終前寺中三十餘人咸夢寶利傾倒及明異口同音而說之昔日導因今天皇寺是也見有栢殿五間兩厦梁右軍將軍張僧瑤自筆圖畫殿其工正比盧舍那相好威嚴光明時發殿前五級亦放光明祥徵休咎故不備述由此奇感聊附此焉

釋慧因姓張清河武城人昔依賢法師後以雅志卓然衆所推伏欲屈知寺任遂巡於蜀川詢求禪律訪無夷險必往參請唐運大通自蜀而返于時州別一寺但三十僧因即其

承四

十八

一持維志節終始無忘後為開聖本寺去荆
五十餘里山藪曠迥阻絕風煙乃獨止此山
草庵蘭若二十餘載四遠咸依昔智者遺言
今宛符會貞觀十九年大旱而寺石泉獨無
有竭乃自負水外給飛走由斯獲濟江陵令
盧行餘承聞往之索水飲馬因負而給之行

餘謂少頗出恚言便遣馬就寺俄值羣豬來
路人無敢犯後有二人寺北竊食辛肉虎來
擁遶哮吼將噉其人得急逃竄無方因聞往
救虎乃潛退斯戒德慈明為若此也法華一
部毗尼戒本行往常誦未忘心口年七十五
卒於本寺

釋法施姓江武當人少而弘直神智難測形
無定方出處不滯遊巴陵顯安寺娑羅樹下
宴嘿而人亦莫之顧也依荆南記云晉永康
元年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
一樹生逾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
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尔已後樹長便遲

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葉秋落與眾木不殊
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
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
以位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年
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此亦一方
之奇迹也隋末喪亂稱兵非一蕭銑時為羅

承四

十九

縣令施拊背拍巴陵城曰此天子城也後果
王之米極平賤施誠深藏人不測其言於後
米斗直万五千飢餒者眾如此記授來事若
指諸掌趙郡王伐偽梁銑問今事如何施遺
雙銅筋銑曰令我同矣遂舉眾歸化百姓咸
賴其德弘矣嘗於江陵北頭陀虎來牀側人
來語虎曰佛子閉目虎即低頭閉目斯遇猛
獸如家犬者斯人在斯誦勝天王一部靜念
出觀誦而美之而精進牢強越於常伍後潛
形高邁

釋慧岸者未詳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漢往
來市里默言無准人不之異武德三年科租

至岷州程期甚促蜀人初不聞謂在天外人
有就購科索万錢轉更驚急謂往鬼國被去
者皆為死計散費資糧為不行之計岸於新
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見歡喜捉負租拗折數
枚衆人去至鹿頭道逢勅停此前言之驗也
武德六年輒復悲位不能自禁曰誰能見煩

惱因沒水求死衆人爭入水接之乃端坐水
底已卒卒後其年亢旱不收疫死衆矣

釋法運姓鄧荊州長林人姿容挺秀有拔羣
之美至於筭曆五行洞其幽致傳述楚二晦
星以運為一也後值智曠禪師誨以出俗之
資便削除俗玩剃髮入道修學釋要志樂閑
寂別於開聖西北起一道場如常觀行不隔
昏曉嘗誦七佛呪等救濟無不輒應隋末虎
暴摩頂曰天下正亂百姓遑遑汝可遠藏莫
為他厭及八營賊主揚道生承名迎接安置
供給蕭銑次立又加奉敬所獲施物即入悲
敬二田又於州內別置道場号為龍歸精舍

銑乃請問興亡荅曰貧道薄德不得久為善
友時不測其言也不久趙郡王恭泝游兵至
又加頂謁兵又東下圖像隨身又留一影令
運慈屬允所謂道德之感動也嘗有信心士
女晨夕供施妖邪鬼怪見必迴心社廟神祇
悉衆歸戒以武德中化往春秋六十葬於開

承四

二十

聖寺智曠禪師塔側

貞觀年中遼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階者年十
八時逃入高麗拾得二寸許銅像不知何神
明安皮袋中每有飲噉酒肉拔出祭之逢高
麗捉獲具說我是北邊靺鞨不信謂是細作
斫之三刀不傷皮肉疑是神人間有何道術
荅曰無也唯供養神明而已乃出示之曰此
我國中佛也因說本末看像背上有三刀痕
遂放之令往唐國彼大有佛事可諮問也其
人得信在懷深厭俗網今在幽州出家大聰
明有儀止巡講採聽隨聞便解有疑錄出以
問者皆深隱遠思者難之

釋道辯齊人住泰山靈巖寺居無常所遊行
為任經史洞達偏解數術以大業年中來遊
襄郃年過七十又與同邑僧神辯相隨杖策
登臨眺望山水多所表詣如曾聞見行至禪
居寺南嶺望云此寺達者所營極盡山勢衆
侶繁盛清肅有餘如何後銳於前起閣寺僧

非唯寡少更增誼諍相接曾未經涉恰如其
言於是盤遊諸寺備陳勝負莫不幽通前識
鑿徹精靈又至諸墓亦陳休各有士俗姓名
者請為圖其墳坐巡歷峴原示其一所曰此
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
一丈獲石二片五彩交映斯曰財緣依言掘

承四

注一

鑿果獲粟石遂行卜葬至今殷有襄州有素
山松者博覽經誥時号儒宗聞辯學廣故來
尋造以楊子太玄王弼易道用相探曠辯曰
楊王道術未足研尋可賜愚徒無聞智者松
勃然變色笑辯抑揚辯曰公學未周信其前
述可除我固當為指歸便引太玄經云又於

玄象偏所留心曾不寢卧夜便露視審宿度
之所次察字慧之光景便告人云吾昔於裕
法師所學觀七曜告余云晉朝道安妙於此
術人雖化往遺文在焉其所注素女之經最
為要舉恨失其本如何得之時有一僧偶然
獲本請為披浹辯得欣然即為銷摘此僧茫

昧情猶夢海遂以惠之辯曰安目弥天誠非
虛稱學統弥綸數術窮盡此雖四紙文綜無
遺要約包富靈臺斯盡于時月臨井宿便云
事在西楚可告道俗宜營水備不盈兩夕漢
江大漲汎溢襄邑城隍將没預見之明其類
若此所得財物並用市金將事合丹擬延其
壽人告來盜不可行之便云盜假遁甲六丁
吾明此術常以月朔加氣何得相欺吾不畏
也以義寧年與神辯南遊嶺表不知所往
釋慧琳姓薛綿州神泉人以隋初隱於建明
寺清虛守靜與物不羣寺有塑像常在供養
像為生鬚三十六枚大業末年掃一古墳豎

二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弘農揚爲魔所拔也不久義寧嗣曆有時著復衣夏坐墳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形同於俗言談之次以理居先雒縣先有育王浮圖琳忽一時歷林借車三百乘云欲向雒縣迎浮圖於此安置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中

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楊祐師不測何人直往草中相見曾生未面宛若舊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曾爲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賣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遙見謂曰但將裙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從物故

承四

廿二

釋洪滿姓梁安定人在俗年十五遇時患雙足攣躄常念觀音經三年忽有僧執澡罐在前立不言問曰師從何來荅曰以檀越常喚所以來滿扣頭問曰弟子往何罪報今施此攣躄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餘殃致尔汝但閉目吾爲汝療之滿隨言冥目但覺兩膝上

各如拔六七寸丁却既了開目將欲謝恩失僧所在起行如故滿乃悟是觀音因尔精誠誓不妻娶後忽自通禪觀安坐不動乃經三日七日者開皇初元變俗從道住救度寺大業融併入居法海貞觀十三年卒春秋八十三矣

釋智顯住遼州護明寺少出家戒操貞峻立操耿介勇銳居懷聞川聞見莫不高賞專務坐禪人不知其所詣隋末賊起川原交陣相推不已動經旬朔顯於兩陣以道和通往返弥時俱隨和散合郡同嘉敬而重之後與道俗十餘行值突厥并被驅掠顯遂隱身不見

後訪得問云我念觀音不值賊有同學在其山守靜獵者奪粮頓盡顯速知之使人送米其通幽解網非可究也而任吹虚舟無所拘礙每有苦處輒往救拔是知大悲攝濟隨方利生雖行位殊倫而心焉靡異不測其終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表周遊法

承四

廿三

席參詣隨聞雖曉然未本意意在息言然言
為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為本無得虛延如灰
除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顧
泉石僧衆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
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
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

觀十五年還杭蘇等州開導集衆受道者三
百餘人自介華嚴涅槃相續二十餘遍貞觀
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為我請聰
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為授又降祝曰自今以
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衆僧
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鹽縣鄞陽府

君神因常祭會降祝曰為我請聰法師講涅槃
經道俗奉迎播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
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說得真法言神道業
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細虫噉苦
已得輕昇願道俗為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
一遍乃不違之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

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恒講不輟後講於高
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釋僧明者不知何人在五臺娑婆古寺所營
屋宇二十餘間守一切經禪誦為業自云年
十七時從師上五臺東禮花林山訪文殊師
利至一石谷漸深見有石曰木杵又見兩人

形大無影眉長披髮眼臉上掩師便頂禮請
救其人曰汝穀是小遠從何來荅昭果寺僧
習禪樂道隱在娑婆已數十年然食五穀願
真人救苦報曰待共衆議須臾更一人來長
大著樹皮衣云汝來已久可逐我至寺行大
石側忽見山谷異常廊院周遶狀若天宮有

十四五人同坐談笑問所來方言議久之送
出後重尋失路還舊業定以貞觀十六年卒
八十一矣今娑婆寺二塔塔存

釋明隱者少習禪學次第觀十一切入在中
臺北木瓜谷寺三十年唯以定業餘無所懷
又往佛光山寺七年又住大孚寺九年志道

承四

九四

之徒相從不絕道俗供事填委山林永徽二
年代州都督以昭果寺僧徒事須綱領追還
寺任諱不獲免龍朔元年十月卒於此寺端
坐熙治如在又定其五臺山有故宕昌寺甘
泉美岫往而志返有僧服水得仙身如羅穀
明見藏府骨髓武德年末行於山澤今村中

父老目者十餘人說之五臺山者斯為神聖
所憩中臺最高所望諸山並下上有大泉名
曰太華傍有二塔後諸小石塔動有百千云
是孝文從北恒安至此所立石上人馬大跡
儼然如初從中臺東南三十里至大孚靈鷲
寺南有花園前後遇聖多於此地有東西二
道場中含一谷西北上八里許有王子燒身
塔寺元是齊帝第三子性樂佛法思見文殊
故來山尋如其所願燒身供養因而起塔所
將內侍劉謙之於此寺中七日行道祈請文
殊既遇聖者奄復丈夫曉悟花嚴經義乃造
花嚴論六百卷今五臺諸寺收束猶有三百

許卷近龍朔中主上令會昌寺僧會曠兩度
將功德物往彼修補塔尊儀與五臺縣官同
往備見聖迹異香鐘聲相續不絕

釋法空者不知何人隋末任鳳門郡府鷹擊
郎將時年四十款自生厭離見妻子家宅如
牢獄桎梏志慕佛法情無已已摠召家屬曰

承四

止五

吾為尔沉滯久矣旦夕區區止是供給可各
自取計吾自決矣便裹糧負襍獨詣臺山飢
則餐松皮栢末寒則入穴苦覆專思經中要
偈亦無所參問時賊寇交起追擊攸歸府司
郡官所在追掩將至禁所正念不語志逾慷
慨跏坐不動不食不息已經五日守令以下
莫不驚愕因放之任其所在一坐三十餘載
禽獸以為親隣妻子尋獲欲致糧粒空曰吾
厭俗為道以解脫為先自今以往願為善知
識非尔纏縛吾何解之更不須相見於是遂
絕幽居日久每有清聲召曰空禪如是非一
空知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後遂安靜初學

九次以禪用乃明終為對礙遂學大乘離相
有從學者並以此誨之不知所終

釋明濬姓孫齊人善章草常以金剛般若為
業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死心上暖周
時方蘇說云初有二青衣童子將至王所問
一生作何業濬荅但誦金剛般若經王曰不

可言師可更誦滿十万遍明年必生淨土弟
子不見師也還令二青衣送至寺濬自介精
苦倍百逾厲至二年三月卒寺眾咸聞異香
云

釋明解者姓姚住京師普光寺有神明薄知
才學琴詩書畫京邑有聲然調情傲悅頗以
知解自傲於諸長少無重敬心至於飲噉不
異恒俗會龍朔之中徵諸三教有能觀國者
策第賓王解因此際往赴東都策第及之行
次將仕乃脫袈裟吾今脫此驢皮預在人矣
遂置酒集諸士俗賦詩曰一乘本非有三空
何所歸云云不以病卒與友僧夢曰解以不

信故今生惡道甚患飢渴如何不以故情致
一食耶及覺遂列食於野祭之又夢極慙愧
云云又下夢於畫工先來同役者曰我以不
信敬主處極惡思得功德無由可辦卿舊與
相知何為不能書一兩卷經耶又遺其詩曰
握手不能別 撫膺聊自傷 痛矣時陰短

悲哉泉路長 野風驚晚吹 荒隧落寒霜

留情何所贈 惟斯內典章

畫工不識書令誦十八遍已便去遂覺向諸
僧俗說之嗟乎明解可惜一生妄存耶我自
陷千載斯謂徒生徒死大聖豈虛言哉貞觀
中洛州宋尚禮者薄學有神明好為譎詭詩
賦罷縣還貧無食好乞貸至鄴戒德寺貸粟
數與不還又從重貸不與之因發憤造慳伽
斗賦可有十紙許加飾莊嚴慳態時俗常誦
以為口實見僧輒弄亦為黃巾所笑及禮將
死謗毀自當兩目圓赤見者咸畏吁嗟擾攘
少時而絕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父祖歷任魏齊故又生於兗部冲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弱冠與僕射房玄齡善相謂曰丈夫年不登五品者則共不仕爲逸人矣冲年二十四果爲鷹揚郎將遭母憂讀涅槃經見居家迫迫之文遂發出家心聽涅槃三十餘遍又至

安州曷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即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粮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冒網周濟乃分僧兩處

承四

廿七

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有一五六十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作外學冲告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蓋利由道感還供道衆行殊道業理固屢空于時逃難轉多復弊霖雨無處投止

山有大巖猛獸所居冲往詣巖穴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不虎乃相携而去遂成依之仍聽華嚴等經及難解重至安州有道士蔡子晃者閑習內外款狎僧倫道俗盛集僧寺乃令晃開佛經冲曰汝形同外道邪術纏懷苟講佛經終歸名利我道俗無名要惟釋子身既在此畢不得行早可識機無悔於後晃聞默然逡巡而退尔時大衆歎曰護法菩薩斯其人哉冲以楞伽奧典沉淪日久所在追訪無憚夷險會可師後袁盛習此經即依師學屢擊大節便捨徒衆任冲轉教即相續講三十餘遍又遇可師親傳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講之又得百遍其經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羅三藏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諧行質相貫專唯念惠不在話言於後達磨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爲宗後行中原惠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啓悟今以人代轉遠紕

繆後學可公別傳略以詳之今叙師承以為

承嗣所學歷然有據

達磨禪師後有惠可惠育二人育師受道心

行口未曾說 可禪師後榮禪師 惠禪師

盛禪師 那老師 端禪師 長藏師真法

師 玉法師理已上並口說玄 可師後善老

師出抄 豐禪師出疏 明禪師出疏

胡明師出疏 遠承可師後大聰師出疏

道蔭師卷抄 沖法師卷疏 岸法師卷疏

寵法師卷疏 大明師卷疏 不承可師自

依攝論者遷禪師出疏 尚德律師出疏

卷 那老師後實禪師 惠禪師 曠法師

弘智師名在京師西 明禪師後伽法師寶

瑜師 寶迎師 道瑩師並次第傳燈

沖公自從經術專以楞伽命家前後敷弘將

二百遍須便為引曾未涉文而通變適緣寄

勢陶誘得意如一隨言便異師學者苦請出

義乃告曰義者道理也言說已鹿况舒在紙

鹿中之鹿矣事不獲已作疏五卷題為私記

今盛行之初沖周行東川不任官貫頗有度

次高讓不受年將知命有勅度人兗州度抑

令入度隸州部法集寺雖名預公貫而栖泉

石撫接遺逸為心房公位居台輔作書召入

沖得題背曰我於三界無所須卿至三槐位

亦極公又重延不守恒度翻翔都邑即弘大

法晟動英髦冠蓋雲蒸歎未曾有中書杜正

倫親位法席詳評玄義弘福潤法師初未相

識曰何處老大德答兗州老小僧耳又問何

為遠至答曰聞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網漉

信地魚龍故至潤曰斯實大心開士也因行

至大興善寺萬年令鄭欽泰於寺打人沖止

之曰公勿於寺打人泰曰打人罪我自當沖

曰罪不自當可遣他受然國家立寺本欲安

寧社稷唯善行之公今於寺打人豈名為國

祈福泰即禮謝又三藏玄奘不許講舊所翻

經仲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

可還俗更依新翻經出家方許君此意美聞
遂止斯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
也然沖一生遊道為務曾無栖泊僕射于志
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
之顯慶年言旋東夏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

此書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感通中承四
同此系信卷第二十七感通中承四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感通中承四

磧五對顛魚豈組音楚力開耶皮音熬側救
搭音寮音猩音噫音儻音唱音噉音甘音紕
性音紕音啞音鄩音什音蕭音鞞音胡音葛音慷音慨音
營音狗音之音若音抵音癭音膾音隔音噉音啗音啗音嗒音換音
下音他音高音錘音池音偽音灑音所音解音殪音鬚音露音禊音禊音禊音
服音端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唐釋 道宣撰

承

感通篇下 正傳四十五人 附見二人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

隋京師經歲寺釋智隱傳二

隋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

隋京師勝光寺釋明誕傳四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璨傳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傳六

隋京師勝光寺釋寶積傳七

隋京師仁法寺釋道端傳八

隋京師勝光寺釋道燮傳九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傳十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傳十一

隋京師日嚴寺釋曇瑒傳十二

隋京師隋法寺釋道貴傳十三

隋京師玄法寺釋道順傳十四

隋京師沙門寺釋法顯傳十五